

## 又一代風月寶鑑

@范銘如（政大台文所教授）（2006/11/18）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大河小說向來似乎是男性作家拿手的形式。繼施淑青以【香港三部曲】和【台灣三部曲】之一加入英雄比氣長的創作行列，鍾文音以《豔歌行》為她即將展開的【島嶼百年青春物語三部曲】揭開華麗序幕，預告女性勢力進軍史詩小說的世代接力。《豔歌行》文如其名，令人驚豔，絕對是鍾文音近年來最具企圖心的代表作。

不同於過往以歷時性方式構設三部曲敘述，鍾文音逆時操作，從當代寫起。第一三部曲設定在 89 年以迄當下的台北年輕女性以及她們是用汰換過的一干床伴。賃居大都會的浮花浪蕊以其青春無敵的身軀體驗慾望城市裡的繁華與昇華、虛榮與虛無，始則豔光過人，香豔冶艷甚且頹廢荒唐，終不免床頭精盡落寞荒涼。資本主義社會中最至尊的地位象徵並非財富的生產或累積，而是超越實用的性生活，花費在無用的事物之上。情色活動正是一種過剩過量的耗費形式。身無長物的美眉翻滾愛慾之間，浪費並炫耀其初生之犢的活跳鮮猛，既是自由資本社會象徵性的產物，又是對崇尚勞動、理性主流文化的挑釁姿態。誠如作者跋文內揭示的，「混世男女面對台北的經濟勃發與泡沫，他們的頹靡與蛻變」，情慾、消費與文化的曖昧勾纏總說不清、寫不盡。

揮霍絢爛青春反襯時代荒蕪肌理的寫法讓人聯想到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事實上鍾文音在《豔歌行》裡的文字風格前所未有地貼近朱天文，幾乎令人疑心是有意的師法名作。譬如「女族倉皇。你記得車站那口亞米茄大鐘，你穿油漆白的窄卡其裙爬克難坡，有人呼叫你：安東尼呼叫小甜甜，控巴拉褲呼叫黑玫瑰」；或是「日日長，樂未央。台北公子，風月狎妓，蓄妓自污。台北女子，欲仙欲死，臨別一炮，此去江湖。」將古典優啞的文言語彙，與精緻意象，嫁接時下流行、狎邪的口語或日常實踐，調製出亦莊亦諧的抒情敘事。不同於朱天文以一篇篇短篇呈現世紀末文化的吉光片羽，鍾文音意圖讓一則則性史串聯成進 500 頁、橫跨 20 年的島嶼變化，穠豔、亦讀有餘，又大河小說的歷史關照面而言略顯單薄。同理可見於黃碧雲的《烈女圖》中最媲美不足的當代女性篇，足見以小博大的題材還是有其侷限。

鍾文音已於書後透露後兩部曲的書寫方式、時代與故事內容。我殷殷期待她的計畫能如期完成。作者預言下一個十年將是她創作生涯的重大階段，我同意，鍾文音其實已經往前衝刺出一大段新里程了。